

---

## 氓 《诗经》

---

程俊英

《氓》是《诗经》中的佳作，《卫风》的一篇。卫的都城在河南朝歌一带，今名淇县，淇水所经。郦道元《水经注》：“顿丘在淇水南，（淇水）又屈迳顿丘西。《诗》所谓‘送子涉淇，至于顿丘’也”。《氓》诗三次提到淇水，当是卫未迁都前的作品。卫国大片土地在鲁闵公二年被狄人所占领，迁都楚丘，离开了淇水，那是公元前660年的事。据后人考证，这组诗可考而最早的是《硕人》，它产生于卫庄公时，庄公是公元前750年左右时人，见于《左传·鲁隐公三年》。所以我们说：《氓》诗是春秋初期河南北部淇县附近的一首民歌。

春秋时代，诸侯兼并，战争频繁，费用浩大，人口稀少。统治者不得不加紧对人民的剥削，除了征收劳役地租税外，增收私田十分之一，有的农民就逃亡到别地，自由民也逐渐增多了。统治者为了解决人口问题，制订合独制度<sup>①</sup>，规定在每年的春天二月为开放月，让青年男女可以自由恋爱同居<sup>②</sup>。过这期限，必须通过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始能正式结婚<sup>③</sup>，否则，便是违礼犯法的事。同时，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，出现了小商人，都市经济也繁

---

① 《管子·入国篇》：“凡国都皆有掌媒，丈夫无妻曰嫀，妇人无夫曰寡，取嫀寡而合和之，谓之合独。”

② 《国礼·媒氏》：“仲春之月，令会男女，于是时也，奔者不禁。”

③ 《诗经·国风·南山》：“娶妻如之何？必告父母。”“娶妻如之何？匪媒不得。”



荣起来。卫都朝歌，就是一个商业比较发达的大都市，为商人必经之路。魏源《诗古微》说：“商旅集则货财盛，货财盛则声色臻。”他概括地说出了当时卫地的经济形势。人的思想意识、风俗习性，总是跟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，商业经济的发展，亦必然影响到男女恋爱婚姻的生活。后人**有“郑卫之音”**的说法<sup>①</sup>，正说明这个地区的青年当时的恋爱风气是比较随便的。但是，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，婚姻问题上的悲剧，尤其是妇女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。反映在诗歌方面，《诗经》中的《氓》、《谷风》、《柏舟(邶风)》、《中谷有蓷》、《遵大路》等都是弃妇之辞，这反映了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，宗法观念已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，妇女丧失了经济上和人格上的独立而处于从属地位，男子则不但可任意抛弃女子，还可以另纳新欢，甚至一妻多妾这样的现实。

《氓》是一首夹杂抒情的叙事诗。它通过一位弃妇的自述，激昂、生动地叙述她和氓恋爱、结婚、受虐、被弃的过程，表达了她悔恨的心情与决绝的态度，深刻地反映了古代社会妇女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受压迫和损害的现象。在婚前，她怀着对氓炽热的深情，勇敢地冲破了礼法的束缚，毅然和氓同居，这在当时来说，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。按理说，婚后的生活应该是和睦美好的。但事与愿违，她却被氓当牛马般使用，甚至被打被弃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当时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都没有地位，而只是丈夫的附庸。这种政治、经济的不平等决定了男女在婚姻关系上的不平等，使氓得以随心所欲地玩弄、虐待妇女而不受制裁，有抛弃妻子解除婚约的权利。“始乱终弃”四字，正可概括氓对女子的罪恶行为。因此她虽曾勇敢地冲破过封建的桎梏，但她

<sup>①</sup> 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“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，男女亦亟聚会，声色生焉；故俗称郑卫之音。”



的命运，终于同那些在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压束下逆来顺受的妇女命运，很不幸地异途同归了。“士之耽兮，犹可说也；女之耽也，不可说也！”诗人满腔愤懑地控诉了这社会的不平，使这诗的思想意义更加深化。诗中女主人公的惨痛经历，可说是阶级社会中千千万万受压迫受损害的妇女命运的缩影，故能博得后世读者的共鸣。

《氓》诗的结构，是和它的情节与作者叙述时激昂波动的情绪相适应的。全诗共六章，每章十句。一、二两章是追叙，第一章，叙述自己由初恋而定约。第二章，叙述自己陷入情网，冲破了媒妁之言的桎梏而与氓结婚。诗人叙述到这里，情绪极度激昂，悲愤与悔恨交并，使叙述中断。第三章，她对一群年青貌美的天真少女，现身说法地规劝她们不要沉醉于爱情，并指出男女不平等的现象。第四章，对氓的负心表示怨恨，她指出，这不是女人的差错，而是氓的反复无常。第五章，接着追叙，叙述她婚后的操劳、被虐和兄弟的讥笑而自伤不幸。第六章，叙述幼年彼此的友爱和今日的乖离，斥责氓的虚伪和欺骗，坚决表示和氓在感情上一刀两断。这些，都是作者的经历、内心活动、感情变化的再现，结构严整，形成一首千古动人的诗篇。

《氓》诗在艺术上，也有较高的成就。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：

(一)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《氓》诗是诗人现实生活典型情绪的再现，诗人不自觉地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，歌唱抒述自己悲惨的遭遇，起了反映、批判当时社会现实的作用。《氓》是民歌，是口头创作。最初广泛地流传于民间，经过无数劳动人民的反复歌唱、不断修改，到写定时候，才形成现在这样的完整诗篇。人们在流传中，把自己关于恋爱婚姻方面的感受，渗透到歌唱中去，故作品富于现实性。诗中女主人公所叙述的是自己的

切身经历，自己的感受，都是真情实感。而这种真情实感在阶级社会中是带有普遍性、典型性的。诗人善于把握题材的各种复杂的矛盾。她抓住自己和氓的矛盾，氓是夫权的代理人，他们从夫妻关系而变为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，透露了男尊女卑、夫权制度的社会现实。她抓住了自己和兄弟的矛盾，反映了当时社会道德、舆论，是以夫权为中心的思想 and 弃妇孤立无援的现实。她抓住自己内心的矛盾：婚前没有通过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是否可以同居呢？见了氓就开心，不见氓就伤心，如何解决见与不见的矛盾呢？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，结成诗的主要矛盾——封建礼法制度与妇女幸福家庭生活的愿望的矛盾。这是当时社会中极为显著和普遍的现象。其次，《氓》诗人善于塑造人物形象。《氓》诗中有两个形象比较鲜明。一个是狡诈负心的氓，一个是善良被弃的女。氓是从别处流亡到卫国的一个农民<sup>①</sup>，“抱布贸丝”，点明了他还是个小商人<sup>②</sup>。最初，他“蚩蚩”地假老实，“言笑晏晏”地假温情，“信誓旦旦”地假忠诚。他用虚伪的手段，欺骗一位天真美貌的少女，获得了她的爱情、身体、劳动力、家私。结婚以后，他便露出真面目了。过去是指天划日地赌咒，现在是“二三其德”地变心；过去是有说有笑地温存，现在是“至于暴矣”，不但虐待，甚至把她一脚踢出了家门。有人说：氓“婚前是羊，婚后是狼”，这个比喻，既形象，又确切。氓的形象，是夫权制度的产物，是商人唯利是图的产物。诗中又描绘了一位善良的劳动妇

① 氓，《石经》作𪚩。据魏源《诗古微》考证，认为氓字从“亡”，从民。谓流亡之民也。又同“𪚩”，言亡田之民也。《周礼》“新氓之始”，注：“新从远方来者也。”《孟子》：“陈相自楚之滕，愿受一廛而为氓。”又曰：“天下皆悦而愿为之氓”。这些，都是指离开本土寄居他国的人叫做氓。由此可见，本诗的氓，可能是一个丧失田地而流亡到卫国的人。

② 桓宽《盐铁论》：“古者市朝而无刀币，各以其所有易无，‘抱布贸丝’而已。”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：“布，宜为布帛之布。”以物易物，是商业的萌芽。



女的形象，她最初可能搞些养蚕缫丝的家庭副业，所以有些积蓄。她纯洁天真，入世不深，以致一下子便以心相许了。当她看到氓不高兴时，赶快安慰他：“将子无怒，秋以为期”。她多情，真心爱氓，看不到他时，“泣涕涟涟”；看到他时，“载笑载言”。她勇敢，敢于无媒而和氓同居。她忠诚，把自己和财物都用车子搬到氓家。结婚以后，她安贫，和氓共同过苦日子。她辛勤，把家务劳动一齐挑起来。她坚贞，当家境逐渐好转，遭受丈夫虐待时，始终不渝地爱氓（女也不爽）。被弃以后，她坚强刚毅，冷静理智，看清氓虚伪丑恶的嘴脸，坚决地和氓决绝。她从一位纯洁多情勇敢的少女，到吃苦耐劳忍辱的妻子，再到坚强刚毅的弃妇。她性格的发展，是随着和氓关系的变化而发展的。本诗通过氓和女两个形象的鲜明对比，谁真谁假，谁善谁恶，谁美谁丑，不是很清楚吗？当时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真实面貌，不是如在目前吗？所以我们说，《氓》诗人不自觉地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。周扬同志讲：“有文学就有创作方法。‘神话传说’是浪漫主义的渊源，《诗经》是现实主义的渊源。”他这段概括的话，是符合中国文学史的实际情况的。

（二）比兴艺术手法 诗人是农村妇女，农村四周的自然景物，是她每天所接触的熟悉的，诗人触物联想，便歌唱起来。第三章的“桑之未落，其叶沃若，”是起兴，比喻年青貌美的少女初婚的幸福。第四章的“桑之落矣，其黄而陨，”也是起兴，比喻弃妇面容憔悴与被弃的痛苦。第三章的“吁嗟鸠兮，无食桑葚，”是对喻，喻下两句，“吁嗟女兮，无与士耽”。第六章的“淇则有岸，湿则有泮，”是反比，比氓的变心是无边无际不可捉摸的。这些，对于塑造形象，突出主题，加强诗的思想意义，都起了积极作用。

（三）对比的表现手法 这是由于现实矛盾在人们头脑中的



反映。其形式有二：1. 句法对比者，如“女也不爽，士贰其行”。“士之耽也，犹可说也；女之耽也，不可说也。”这是士和女两种不同人物的对比。“桑之未落”与“桑之落兮”的对比，“不见复关”与“既见复关”的对比，都是互相映衬，收到更好地塑造形象、抒发感情的效果。2. 前后对比者，如氓在未婚前是“言笑晏晏，信誓旦旦”，在婚后则“言既遂矣，至于暴矣。”前后不同态度互相映衬，描绘出氓虚伪的本质。

(四)借代修辞 诗是形象思维，不是抽象的说教，要用具体的事物，抒写抽象的意境。形象的语言，容易引起读者想象、共鸣，增强诗的魅力。《氓》诗人用氓住的地方“复关”代表氓<sup>①</sup>，用“总角”代表幼年。以送行之远、乘垣望关表多情。以车来贿迁表同居，以“淇水汤汤，渐车帷裳”表大归。以“三岁”表多年<sup>②</sup>，以“二三”表反复。这和《采薇》诗人用“杨柳依依”代春，“雨雪霏霏”代冬，性质是一样的。收到语言隽永，耐人寻味的效果。

(五)顶真修辞 陈望道《修辞学发凡》说：“顶真是用前一句的结尾来做后一句的起头，使邻接的句子头尾蝉联，而有上递下接趣味的一种修辞法。”这种修辞，多见于歌曲。这可能由于集体歌唱，口耳相传，此唱彼和，互相衔接，便于记诵所产生的一种句式。如“抱布贸丝，匪来贸丝”，“以望复关，不见复关”，“无与士耽，士之耽兮”，“及尔偕老，老使我怨”，“不思其反，反是不思”等，都是《氓》诗中的顶真句。蝉联词不一定都在句首，有的在句中，它们的作用是一样的，都是加强诗的音乐性。

(六)叹辞的应用 诗人抒发猛烈的感情或深沉的思想的时候，经常用一种呼声或感叹辞来表达。如当她追叙婚前恋爱生

① 复关，地名。据《太平寰宇记》云，澶州有复关城。城在今河北省清丰县，顿丘亦在其地。

② 三，虚数，不是实数。古人常以“三”和“九”代多，见汪中《述学·释三九》。



活的时候，感情比较稳定，没有使用叹辞。第三章转入抒情，感情激昂，连用两个“于嗟”（哎呀），三个“兮”（啊）字，两个“也”（呀）字。第四章对“桑落”有所感，用了一个“矣”字。第五章诉说被丈夫虐待，被兄弟讥笑，情绪最激动，连用六个“矣”字，借表她沉痛的心情和口气。最后一章对氓表示愤慨和决绝，加强了语气，拖长了音调，坚决地唱出“亦已焉哉”（也就算了吧）！焉哉二字连用，就象歌剧幕终，使人有余音袅袅，不绝如缕之感。

（七）呼告的表现手法 由于诗人感情的强烈，对所爱者或所憎者，虽不在面前，但觉得如在面前，向他陈诉或斥责，这就是呼告的特征。它在抒情诗中用得最普遍。《氓》诗第三章诗人叙述她的被弃，心情愤激，把个人的命运和当时一般女子的命运联系起来，仿佛有一群青年女子在她面前，她把自己的痛苦告诉她们，在恋爱过程中，要警惕男子将来会变心，自己将难摆脱祸害：“于嗟女兮，无与士耽！士之耽兮，犹可说也；女之耽兮，不可说也！”这几句呼告，唱出了对男女不平等社会现象的强烈悲愤。第六章又转为呼告的形式，“及尔偕老，老使我怨”，这时好象氓站在面前，斥责他的誓言是个欺骗。接着以少时两情融洽，言笑晏晏，信誓旦旦的情景，反衬氓今日的负心。悲愤之情，又达到了高潮。最后又高呼“不思其反，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！”如果这里不用呼告手法向氓发出斥责，是不足以解恨的。

这首诗音调铿锵自然，富有真情实感。诗中用了不少“蚩蚩”、“涟涟”、“汤汤”、“晏晏”、“旦旦”等叠字形容词，它们不但起了摹声绘貌的作用，且加强了诗的音乐性。《诗经》民歌的章法，多半是叠章复唱的。由于《氓》诗人感情复杂，叙事曲折，故分章而不复唱，这在《国风》民歌中是少见的。

这首诗的音乐美，不仅表现在重章复唱、叠字、双声等手法的运用，还得力于它韵律的和谐。

第一章：蚩、丝、谋(mí 弥)、淇、丘(qī 欺)、期、媒(mí 弥)、期。  
(以上之部)

第二章：垣(yán 言)、关(jiān 坚)、关、漣、言、言、迁。(以上元部)

第三章：落(lù 卢入)、若(rú 如入)。(以上鱼部)萁(平声)、耽(chéng 沉)。(以上侵部)说(tuō 脱)、说。(以上祭部)

第四章：陨(平声)、贫。(以上文部)汤(shāng 商)、裳、爽(平声)、行(hāng 杭)。(以上阳部)极、德(dí 敌入)(以上之部)

第五章：劳、朝、暴、笑、悼。(以上宵部)

第六章：怨、岸(yàn 彦)、泮(piàn 片)、宴、晏(yàn 宴)、旦(diàn 店)、反(xiàn 显、去声)。(以上元部)思(xī 西)、哉(zī 资)。(以上之部)

这些丰富多采的艺术技巧,和本诗的复杂的情节、作者的清新思想、充沛感情是分不开的。它的艺术魅力,使二千五百年后的人们,仍深受感动,反复吟诵,并把它视为创作的典范,这是诗经时代无名诗人的骄傲。陈启源《毛诗稽古编》认为《氓》诗是文人墨士的代述,劳动妇女做不出这样的好诗,因为它的“文词、叙次,虽工文之士不能及。”朱熹《诗集传》说:“此淫妇为人所弃,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。”这种说法恰恰不过是暴露他们封建知识分子的迂腐观点,何损于诗人,更何损于这诗篇的光辉!